



遭遇这些事的人是我

茨威格自传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著

Stefan
Zweig

It Is Me Who Suffers

回眸昨日的世界 见证失落的欧洲文明

“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

《布达佩斯大饭店》导演：正是茨威格的作品激发了影片的创作灵感

我极不情愿地见证了理性遭遇到最可怕的失败，看到了野蛮篡得了有史以来最狂妄的胜利。
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代像我们这样，经历了道德从相当的高度跌落至谷底的倒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 Stefan Zweig

遭遇这些事的人是我

It Is Me Who Suffers

茨威格自传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这些事的人是我:茨威格自传 / (奥) 茨威格
著; 马卓译.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6708-0

I. ①遭… II. ①茨…②马… III. ①茨威格, S.
(1881~1942)—自传 IV. ①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0158 号

书 名	遭遇这些事的人是我:茨威格自传	
著 者	(奥) 茨威格	
译 者	马 卓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聂 斌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708-0	
定 价	3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我从未如此重视过自己，以致非要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不可。在我鼓起勇气写一部以自己为主角或中心点的书之前，世界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这些事件、灾难和艰难困苦比任何一个时代能够承受的苦难要多之又多。我之所以将自己置于这么显著的位置，无非是想以解说员的身份做出阐释。时间提供了图片，我只是伴着它们讲解而已。实际上我讲述的故事是我们那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遭遇，与我个人的命运并无太多关联。我们那代人承载的命运重负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即便是那些最弱小、最微不足道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欧洲大陆上持续不断的火山喷发彻底地震撼了。但是我清楚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具备我这样的优越条件：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文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我总是身处最猛烈的震区。在那儿发生的三次地震摧毁了我的家园和我的生活，将我与我过去完全分割断绝了。我被狂暴的力量抛到一片真空

中，落入我再清楚不过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境地。但是我并无遗憾，因为正是无家可归的人才能获得全新意义上的自由，正是失去一切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由此，我希望自己至少具备能够真实描绘某个时代的首要条件：诚实且不持偏见。

实事求是地说，我已经被迫地脱离了与自己相连的一切根系，以及那片滋养过我的土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1881年我出生在一个伟大而强势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王朝帝国^①。但是现在请不要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国家，因为它已经被彻底地清除了。我在维也纳长大——一座两千年历史的、古老的、超民族的大都市，而在它沦为德国的一个省城之前，我只能像罪犯似的被迫离开那里。我以我的母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在那片土地上被烧成灰烬，可还是在那里，我的作品早已与成千上万的读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我无家可归，无论在哪儿我都是个陌生人，或者至多是个过客罢了。自从欧洲在一场兄弟相残中又一次自取灭亡，我心中的这座家园如今已经消失了。我极不情愿地见证了理性遭遇到最可怕的失败，看到了野蛮篡得了有史以来最狂妄的胜利。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代像我们这样，经历了道德从相当的高度跌落至谷底的倒退——我并不是怀着骄傲而是耻辱的心情才这样说的。从我的胡子刚刚长出到它渐渐发白的短暂历史间隔中，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和转变比十代人的经历都要极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种情形未免太过分了！我的今天和我的每个昨天，以及我的起起落落都是如此不同，以致有时我觉得自己仿

^① 哈布斯堡王朝帝国（Habsburg）的王室成员曾是诸多公国的皇帝和公爵，其统治的区域在欧洲历史上最为广大。

佛不只经历了一种人生，而是截然不同的几种生活。这种感觉常常出现在我不经意间谈到“我的人生”的时候。每到这时我只得自问：“这是哪种人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人生，还是两战之间的人生，抑或是现今的人生？”或者我发现在说“我的家”时，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自己指的是以前的哪个家，是在巴斯的家，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的家，还是在维也纳我父母的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的人民之中”时，我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我早就不属于祖国人民中的一员了，就像我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对于前者，我不再与之保持任何有机的联系，而对于后者，我又未实现完全的联结。我感觉我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是完全被隔绝的不同的世界。每当与年轻的朋友在谈话中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插曲时，从他们诧异的发问中我都会注意到，有多少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东西，在他们眼中已成为历史或者变得难以置信了。然而某种神秘的直觉告诉我他们是对的，因为连接我们的今天、昨天和早前岁月的所有桥梁都被彻底地烧毁了。

对于如此复杂迥异的生活变故，就连我自己也不禁迷惑不解：我们是怎样将其压缩到一种极不舒适且危险的生活中去的呢？尤其是当我将祖辈们的生活方式与之相比时，这种感觉就更明显。我的父亲、我的祖父见到过什么！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从生到死、简单的一生，没有飞黄腾达，也没有穷困潦倒，没有动荡，也没有危险，有的只是一些轻微的焦虑——某种不被察觉的转变而已。在同样的节奏中，时间之波悠闲地、静静地将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一生都住在同一个国

家、同一座城市里，而且几乎始终生活在同样的房子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只停留在报端，从没降临到他们身上。在他们那个年代，某处也出现过战争，但是以今天的规模衡量那只是一场小仗。它发生在人们听不到炮声的边界线以外的地方，半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被人忘却、化作历史干枯的一页了，而后往日熟悉的生活又周而复始起来。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却没有重复。过去的一切既不会延续，也不会重来。那些历史曾经保守地、一次次地分配给一个国家或一个世纪的灾祸，现在竟无一例外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从最大的程度上讲，某一代人会经历革命，下一代会遭遇暴乱，第三代会饱尝战争，第四代会忍受饥荒，第五代会挣扎于经济崩溃。更何况很多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什么都没有遭受过。可是，我们这些现年六十左右的人，和那些还要活上几年的人，什么没有见过、没有遭受过、没有经历过？我们反复地、费力地翻看着写有任何可想而知的灾祸的目录，但是我们还没有读到最后一页。我是人类两次最大战争的同时代人，而且每次都身处不同的阵营，一次站在德国一方，另一次站在反德国一方。在战前，我了解最高程度和形式上的个人自由，而后却看到了近百年来最大的不自由。我被赞美过，也被鄙视过；我有过自由，也受过束缚；我曾经钱财无忧，也一贫如洗过。《约翰启示录》里所有灰色的马^①都闯入过我的生活——革命和饥荒、通货膨胀和恐怖、瘟疫和流亡。我亲眼目睹过重大的、群众性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

^① 《约翰启示录》里提到四位骑着白马的骑士，他们分别象征死亡、瘟疫、战争以及饥馑。

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其中国家社会主义作为最严重的瘟疫已经毒害了欧洲的文化之花，而我作为一个无力抵抗、无能为力的见证人，不得不亲眼目睹这场最难以想见的人性的倒退。可是，上述蓄意的、带有纲领性信条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行径，却是人们自认为早已忘却了的。只是在几个世纪之后，唯独我们又看到了未经宣战的战争、集中营、政治迫害、大规模的抢劫和空袭不设防的城市。以上兽行都是我们之前的五十代人所未知的。但愿我们的后人不会容许它们重演。矛盾的是，虽然我们的时代在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但是在同一时代，我见证了人类在技术、学术上将自己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仅仅一个展翅就超越了以往几百万年的成果：人类的飞机征服了天空，声音能够在一秒钟内传遍地球，随之他们又征服了空间，分解了原子，攻克了最危险的疾病。在昨天还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变成现实。相反在我们之前的时代，人类在整体上既没有恶魔般的表现，也没有上帝般的成就。

为我们所经历的紧张的、戏剧性的、意外不断的生活作见证，似乎是我应尽的义务。我要再次重申这一点，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巨变的见证人，并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们这代人无从逃避，也不可能像前人那样置身事外。在同步性技术的支持下，我们总是被不断地拖回这个时代。上海的某些房屋被炸时，在伤者被抬出家门之前，我们就在欧洲自己的房间中得知了这一消息。发生在几千英里之外大洋彼岸的事情，很快就以图片的形式形象地跃入我们的眼帘。由于我们被不断地告知、被卷入这些事件中，世界上再也没有保险和安全的地方了，没有可以逃往的

国家，也没有买得到的安宁。命运之手随时随地地攥住我们，将我们抛回它贪得无厌的戏弄之中。人们不得不始终臣服于国家的意志，以致成为最愚蠢的政治的牺牲品，同时迫使自己适应最荒诞的变化。不管怎么痛苦地抵制，他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且会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无论是完整地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还是那些在此期间被追逐、被驱赶的人，都知道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喘息之机，都经历了比他的先人们更多的历史。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承前启后的转折点上，所以 I 有意将我一生的回顾终止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因为 1939 年 9 月的那一天写有一个时代的最后繁荣，而那个时代曾造就和培养了我们这些六十来岁的人们。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见证将这个正在衰退时代中唯一的一点真实传递给下一代人，我们的辛苦就算没有白费。

我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利于写作。尽管我们时代的特点就是如此，我还是要在其中尽力地回忆往事。我是在战争期间、在异域他乡来记录这些往事的，而且缺乏对记忆有帮助的、哪怕是最不足取的材料。在我旅馆的房间里，我的手边没有任何我个人的书籍、任何我做的笔记、任何朋友的信件。我也无处获取信息，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被阻断，或者被审查制度所阻碍。我们过着相互间彼此隔绝的生活，就像一百年前轮船、铁路、飞机和邮递问世前人们的生活状况一样。由此，我的过去只剩下留存于头脑中的回忆了。至于其他的记忆，此时已无从寻觅，或者被忘却了。不过我们这代人完全掌握了一种超强的本领，那就是从不留恋失去的一切。实际上，文献和细节的缺失也许会成为本书的优势所在，因为我并不是将人的记忆看作

一种随机保留或遗忘的能力，而是一种有意识地组织并明智地排除的力量。人在一生中所忘却的一切，本来就是注定要被本能忘记的。惟有那些自己想要留存的东西，才有资格为他人保存下来。鉴于此，那就让记忆做出选择并且为我讲述吧，并且至少也来展现我的生命在消逝之前的某些人生！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太平盛世 / 1

第二章 上个世纪的学校 / 27

第三章 青春萌动 / 60

第四章 大学生活 / 80

第五章 巴黎——青春永驻的城市 / 107

第六章 我的坎坷历程 / 134

第七章 走出欧洲 / 149

第八章 欧洲上空的光辉与阴影 / 161

第九章 1914 年战争爆发之初 / 181

第十章 为团结思想而奋斗 / 202

第十一章 在欧洲的心脏 / 218

第十二章 重返故土 / 243

第十三章 再次走向世界 / 263

第十四章 日落 / 282

第十五章 希特勒上台 / 313

第十六章 和平垂死挣扎 / 342

第一章 太平盛世

我们在一片静谧中成长，
忽然被抛进了纷繁的世界，
惊涛骇浪冲袭而来，
我们对身边的一切兴致勃勃，
有些我们钟爱，有些我们厌倦，
并且时时刻刻隐藏着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却又被种种尘世的烦扰扰乱。

——歌德

如果我试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我成长的那个时期找到一种简单程式的话，我希望将其称之为太平的黄金时代是最贴切的。在我们这个几乎延续了千年的奥地利君主国，仿佛一切都是永恒不变的，而国家本身就是稳定的重要保障。议会是公

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相应地认可了公民被赋予的权利，而且公民的每项义务也有确切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亮的金币形式流通的，从而保证了它的持久流通性。每个人都知道他拥有多少财富或是有权赚得多少钱，以及自己的权利和禁忌。任何事情都有自身的标准、尺度和分量。拥有一份财产的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每年的收益，公职人员和军官也能自信地在日历中找到晋升的日子或退休的时间。每个家庭都会留出食宿、旅行和消遣的固定开销，除此之外，还一定要预留一小部分钱以备疾病和意外之需。房产是人们为后人留下的最稳固的家园，农场和商铺也都是世代传承。当一个婴儿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它的第一笔钱就作为未来的储备金被放入储蓄罐或者存入银行了。在这个广袤的帝国，一切都固守在以年迈的皇帝为首的、自己被指定的位置上。人们知道或者相信一旦老皇帝去世，新皇帝会继位，而且什么也不会改变这种既定的秩序。没有人想到过战争、革命或暴乱。在一个理性的时代，所有极端和暴力事件似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安全感是千百万人最渴望的财富，也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只有安全感十足的人，他的生命似乎才有价值。期待安全感的人越来越多，已经延伸至更广泛的阶层。最初只有发达之人才享有这种优势，而后广大民众也逐渐向这个目标迈进。保险业在太平的年代中盛行。人们为房产上了防火、防盗险，为土地上了防雹、防灾险，还上了预防意外和疾病的人身保险。人们购买了养老保险，并将一份保险单放入女儿的摇篮里作为她将来的嫁妆。最后，就连工人们也组织起来，争取到了合理的工资和赔

偿。用人们攒钱以购买养老保险，并提前为自己的葬礼支付了一笔丧葬费用。只有不担心将来的人才会完全享受眼前的生活。

虽然人们谨慎、克制地生活着，但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抵御任何命运的侵扰。其实这种深信不疑中包含着严重的、危险的自负。生活在十九世纪自由的理想主义中的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正行进在一条笔直而平坦的道路上，并最终走入一个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经常鄙视早前充满战争、饥荒和暴乱的时代，认为当时的人类尚未成熟和开化。在他们眼中，各种罪恶和暴力的痕迹都会在几十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代人带着一种宗教般的信仰坚信，社会进步会持续推进且势不可挡。人们开始更多地相信进步而不是宗教，同时，这种理念似乎正被日新月异的科技奇迹证实。实际上到了这个和平世纪的末期，普遍的进步便以更快的步伐、更加鲜明而丰富地表现出来了。黑夜里，电灯取代了昏暗的街灯。无论在主要的街道上，还是在延伸的小巷中，人们都能透过橱窗看到商店里闪耀着的诱人光芒。归功于电话的发明，人们可以长途通话；人们出行乘坐的不再是马车，而是飞驰的车辆；人们可以飞翔在空中，实现了伊卡洛斯^①的梦想。便利的生活设施已经从时尚的府宅走入中产阶级的家庭。人们再也不必从水井或水渠中打水，不必费力地生火了。环境是干净又卫生的，污浊肮脏的状况已不复存在。由于人们进行了体育锻炼，身体显得更加健美了。瘸腿、残废、甲状腺肿大的人在街上已愈发少见。

^① 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代达罗斯给儿子做了一对小翅膀，教他如何操纵，并警告他远离太阳。然而飞翔的时候，兴奋的伊卡洛斯越飞越轻、越飞越高，最终羽翼上的蜡被阳光融化，羽毛散落，伊卡洛斯坠海而死。

所有的奇迹都是由进步的天使——科学实现的。进步也体现在社会方面：公民每年都获得新的权力，司法执行更具人性化。即便是最突出的问题即帮助广大民众摆脱贫穷，也显得不再那么棘手。更广泛的阶层被赋予选举权，从而有可能以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为了无产阶级生活得更健康、更快乐，社会学家和学者们竞相献言献策。所以毋庸置疑的是，这个世纪为巨大的成就深感骄傲，并将每个十年的结束看作下一个更美好十年的开始。人们很难相信欧洲各族人民还有可能被战争推回到野蛮的年代，就像人们不再相信鬼魂的存在一样。我们的父辈信心十足地认为，宽容与和解是可靠且有力的约束社会的手段。他们确信无疑的是，国家和派别间的分歧和界限将融入共同的、人性化的和谐状态。这样整个人类就会共同分享世间最宝贵的财富——和平与安全。

我们这代人早就从词汇中删去了“安全”一词——它不过是一种传说罢了。我们有理由嘲笑那一代被理想主义蒙蔽的人们。他们乐观地幻想着：人类的道德会与科技进步上升到同等的高度。而作为新一代人，我们已学会不再惊讶于任何兽行，预料到未来的日子会更糟糕，因而对人类道德进步的可能性持更怀疑的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薄如白纸，随时随地都会被潜意识的毁灭力量穿破。这个世界没有人们的立锥之地，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自由和安全，但是我们还得去适应它。就生活而言，我们很早就否定了父辈们坚信的那种人性会得到迅速持续提升的信仰。对于我们这些在阴森恐怖中接受教训的、一场灾难的见证人来说，当我们一下子被扔回人性倒退

了一千年的时代时，父辈们轻率的乐观主义的确显得迂腐透顶。尽管那是他们认可的一种美好且高尚的幻想，却仍旧比今天空洞的口号更人性化，也会带来更丰硕的成果。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彻底抛弃那种幻想，尽管我之后认清了一切并大彻大悟，因为一个人在童年时代呼吸到的时代气息已深深浸入他的血液中了。不管每天有什么在我耳边喧嚣，不管我和无数与我同病相怜的人在磨难中遭受过什么，我还是不能完全背弃青年时代的信仰：不管怎样，一切终将好转起来。即使在今天，当几近失明的我们带着被扭曲的、破碎的灵魂在绝望的深渊摸索向前时，我仍会时时抬头仰望那些曾照耀我童年的、恒久闪烁的星辰，并且带着遗传性的自信安慰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倒退不过是永远向前的节奏中的停顿而已。

今天，狂风暴雨击碎了往日安逸的世界，我们也终于明白太平盛世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我的父母在这里居住过，感觉它固若磐石。从来都没有一场风暴甚至是一股强风闯入过他们温馨惬意的生活。诚然，他们拥有一种抵御时代风雨、修补裂缝的特殊保障：他们是逐渐致富的有钱人，而且会更加富有。对我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是所谓的上流犹太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层为维也纳文化带来那么显著的价值，得到的报答却是被彻底地清除了。其实，就我所讲述的他们宁静的、舒适的生活，其中的个人色彩并不明显：在当时财产有保障的十九世纪，有一两万与我父母类似的犹太家庭生活 在维也纳。

我父亲的祖籍在摩拉维亚。在那个小镇里，犹太人和当地农

民以及小市民阶层能够友好地相处。他们完全摆脱了低人一等的感觉，也没有加利西亚人或东欧犹太人身上显而易见的烦躁不安。农村的生活锻炼了他们强健的体魄。像当地农民行走在田间的样子一样，他们走起路来也是沉稳矫健的。他们很早就从正统的宗教中解放出来，成了时代宗教——进步的狂热信徒。在自由主义时代，他们支持议会中最受敬重的议员代表们。从故乡移居到维也纳后，他们便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首都高层次的文化环境。他们个人的崛起是和整个时代的普遍飞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转变的模式中，我的家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我的祖父是个纺织品经销商。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奥地利出现了工业转型的浪潮。由于从英国进口的自动织布机和纺纱机的合理设计，其产品的价格远远低于传统手工纺织品的价格。犹太商人的商业洞察力和国际眼光与生俱来。正是他们首先在维也纳看到了工业生产转型的必要性和优势所在。他们通常都是利用有限的资金，快速建起临时的、起初以水为动力的工厂，而后这些厂房又逐步发展成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规模可观的波西米亚纺织工业中心。作为更早年代的典型代表，我祖父从事的是成品贸易，然而我父亲则决意要迈入新的时代。三十岁时，他在波西米亚创办了一家小型织布工厂。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工厂已经逐步地、系统地发展成一家规模相当的企业。

虽然这个转型时代的前景诱人，我父亲却是完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审慎的方式进行扩张。这也体现出了他温和、不贪婪的本性。他深受当时时代信条的影响：“安全第一”。对他而言，拥有自己投资兴建的稳固（那个时代的一个流行语）企业，